

欽定舊五代

卷百三
十七
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于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

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
常爲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爲
監軍入爲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
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
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
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
起峻亦爲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
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
太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

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與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爲已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

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
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
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
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
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
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
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
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旣過絳郡距平陽
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
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

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

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卽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
好施小惠喜人附已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
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
心思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
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
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
將幸其第峻聞之卽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
事峻又于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廳事高廣華侈及
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
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

字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
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
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
物議乃止巖姪崇勲居于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
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
旣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
赴闕卽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
已而授之旣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
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勝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

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
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
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
移况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詎責上交聲聞于外少
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
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領之而
已又奏請以顏愆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
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
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
已俟假開卽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

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剪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卽懷怨望豈有旣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尙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卽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

往視之未幾而卒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

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旣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爲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于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五代史陶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

赴援峻頓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

吾事

慕容彥超

案此下有闕文

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

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彥超鎮
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
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
兵何能爲當于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
弑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
意卽行周毀讎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
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
相接其爲印卽無缺處帝尋命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
表謝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

彥超卽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

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

旛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

五代

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鈎距兗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
跨驢于衛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旣定引物主詣一宅門
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白于主以
請值物主許之旣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
之則空宅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
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爲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
中復戒廐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
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
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
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
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
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高祖登極改乾祐爲廣順是
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
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

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微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爲灑埽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爲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偶割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撤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割去其過深

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月內各投狀明言
質物色自當陪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于是投
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
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宏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
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泊告疾歸里
慕容彥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希俊爲
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
防卽責宏魯曰爾敎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
禍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科甲盧質節制橫海辟爲
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
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

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覩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閻宏魯崔周度義死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爲已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宏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